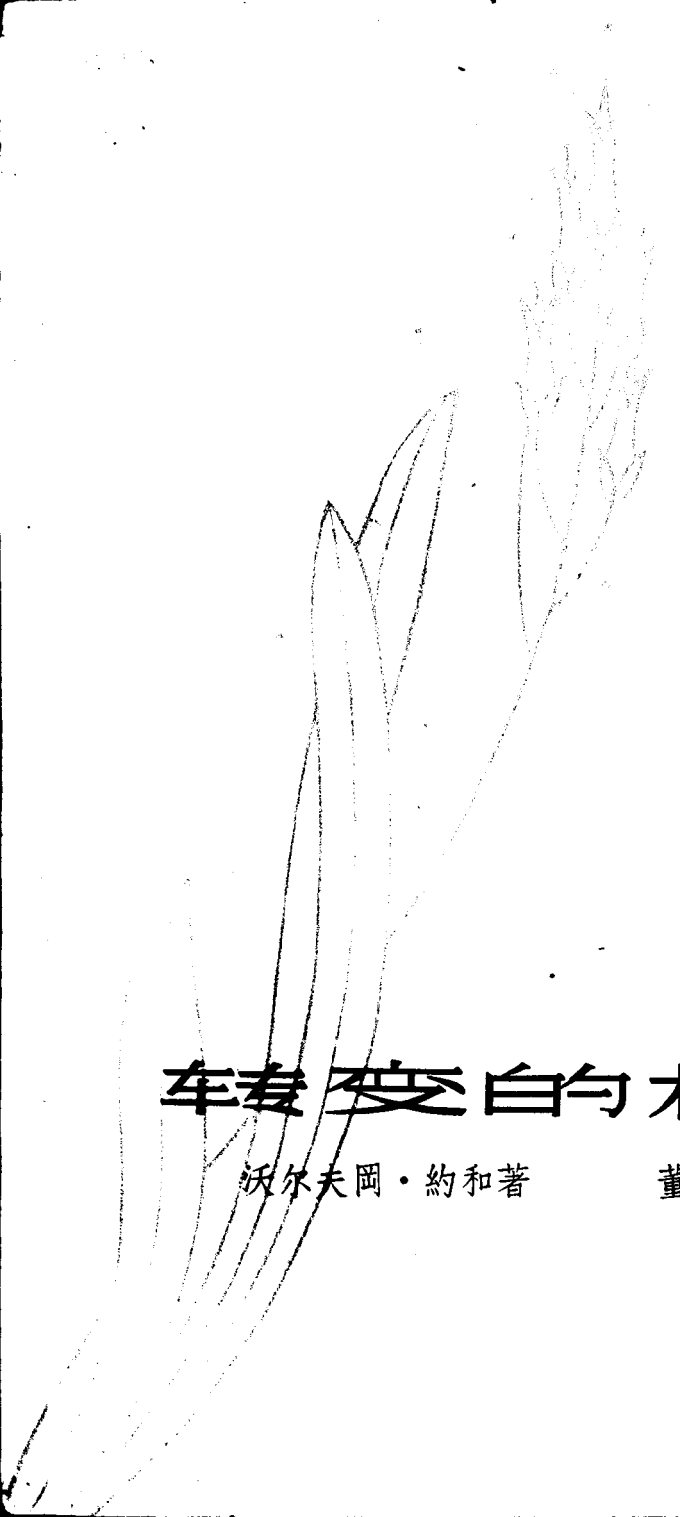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车变白的标志

沃尔夫岡·約和著

董問樵譯

轉变的标志

〔德〕沃尔夫岡·約和著

董問樵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Wolfgang Joho
Die Wendemarke

本书根据 Aufbau-Verlag Berlin 1958 年版本译出

轉 变 的 标 志

原 著 者 〔德〕沃尔夫岡·約和
翻 譯 者 董 間 樵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：10 3/8 字数：212,000

1962 年 5 月第 1 版

196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-3,2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980

定价：(八) 1.00 元

分
行
查
者

內 容 提 要

《轉变的标志》是《从寂寞中走出来》一书的續集，即以旧知識分子的自覺改造为主题。书中主角托馬士·拉木慈医生离开西德，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新社会的建設。他具有革命斗争的历史，然而思想上沒有經過彻底改造，所以处处表现出怀疑、矛盾、旧知識分子的优越感以及私生活上的缺点。但是他认清了发展的方向，一方面跟反动和落后的旧知識分子如布尔曼和孔德立等作斗争，另一方面也跟自己旧意識的殘余作斗争。他在这种双重斗争中不断前进，后来跟女护士爱娜結婚，接受毕尔克媽媽和炼鋼工人卡尔·毕尔克的帮助，終於走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。拉木慈是当代德国的一个旧知識分子的典型，本书通过深刻的思想分析，証明旧知識分子的自覺改造，不仅是必要，而且也是可能的。

我們的地球
所給与的欢愉
不多，
快乐
只好向将来
爭取。

馬雅可夫斯基

11/11/14 0.4

第一章

一九四七年夏天，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有个四十左右的男子穿过大門，从門背后高大的老樹了枝中，露出一座多幢建筑的医院，它几乎象是一个独立的小城市。这个男子慢慢地走，带着迟疑不决的神情，就象一个人不知道究竟到哪儿去才好。他不时停下来，忽而轉入这一条、忽而又轉入那一条纵横交错的小路，有时停在这所或那所丑陋的、几乎是无人管理的建筑物前面，仿佛可以发现什么奇迹似的。就这些房屋的外形看来，与其說它們象一所医院，毋宁說它們象一座兵营。他仔細打量一些廢墟的缺口，上面已經长滿了青草，这是給炸彈在整个建筑群中炸毀的缺口，在柏林和其它的城市里，本来就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現象，可以令人惊奇的了的。他又在路中間一方菜畦前面耽了一会儿，从前这儿是草坪。

后来他显然不高兴再徘徊了，終于以迅疾而坚决的步伐走向正門进口的地方，那上面写着：外科部門几个大字。这个男子在离目的地几公尺的地方，又忽然停下步来，沿着建筑物

的周圍兜圈子，停在那毫不觸目的供送貨人進出的後門口。這個熬了夜的、臉龐瘦削的人，一動也不動地呆在那兒，陡然間百感交集，往事和形象一齊涌上他的心頭……

這兒，就是這個地方，汽車曾在深夜裡等候着。這種情景依然活躍在他的眼前，他還以為可以在沙地上發現車輪輾過的痕迹。他們就是通過這道門，懷着無比緊張的心情，累得連氣都喘不過來，悄悄地把睡得不省人事的保羅扶出來……他們……驟然一個特別鮮明的形象：苡娜那張溫柔而又堅強的臉龐出現在他的眼前；他幻想了一剎那，要是她在这个夏天的下午忽然從門裡出來，含着微笑把她的纖手伸給他，而且說道：“哎呀，你可來了，托馬士，這將是多麼理想啊。”他似乎忘了現在和當時已經相隔了十個年頭。跟着，他就不知不覺地打了一個厭煩的手勢，毅然下定決心，終於跨進後門，走到外科部門那座建築物里去。

但是他剛站在扶梯間里，就嗅到一股特殊的气息，這是哥羅方、地板蜡、药料和使人噓鼻的厨烟混和的气息，于是方才忘掉的去過去又活躍在眼前。這個男子帶着胆怯的神情，好像一個健康的人在撫摸一個垂危病人的死灰色的手，伸手去摸那木栏杆，這是在那難忘之夜里，苡娜用手抓牢的東西。那股曾經充沛在他們兩人身上的力量，又有一部分在他身上復活了。當時他們從劊子手的手裡搶救出身負重傷的保羅同志，他們也分明知道，自己將要遭遇到什麼，而且第二天果然就遇到了。

這個男子用手抓着栏杆，聯想到過去，覺得他當時跟女護士苡娜同志一塊兒干的事情，是他一生中最美好、最明確的行

为。接着他就走上楼梯。

“喂，您要到哪儿去？診病時間是兩点到四點，病人先得在下邊掛號才行，而且這兒根本就不是上去的路！”門房從他身後趕來，帶著懷疑的表情，氣勢汹汹地擋在他的面前，這是一個矮胖的、上了一点年紀的人，唇上蓄着一撮濃密的髭須。

托馬士·拉木慈陡然從沉思中醒來，對這個阻止他去路的人感到非常憤慨。他素來就討厭門房，而這人做出那種故作重要的神氣，尤其引起他的反感。他用不耐煩的語氣簡單而肯定地說：“我是這兒的醫生！”——這自然不完全符合事實。

“不，您不是這兒的醫生，我的先生；不然的話，我一定認得您呀！”門房固執己見，一點兒也不讓步。托馬士似乎成竹在胸，差不多不再生氣了，帶着一絲寬恕的微笑回答：“當然，您不認識我，也就跟我不認識您一樣，因為十年以前您還不在這兒呀。”有幾秒鐘，門房張開嘴巴瞧着他。門房動搖起來了。這種情形沒有載在規定裡面。他對這個可疑的陌生人那種堅定態度有點拿不穩，後來只好支吾其詞地喃喃說道：“十年——這自然是長得要命的時期，我的先生……”這時他的臂和肩頭做出一種疑惑不定的姿式。

托馬士開始感覺到這種奇怪的處境几乎是不可思議的。“您說得對；十年是很長的時期。在這時期中發生了好些事情，然而也改變了許多事情……”他把話頓住，有一瞬間，他真想向這個陌生人敘述他和這個地方的關係，也許再加上一些其它的事情。可是這時門房帶着一副机警的面容點點頭，仿佛是一個十分當心、不肯輕易上當的人，他嘆息道：“不管您說

得对也罢，說得不对也罢，自然，情况是改变了。但是对于我們这些人來說，先生，毕竟还是变得不多。我們得到了和平，多少是人們可以叫作和平的东西。不过饥饿、日子——总之，生活并不簡單啊……”他沉默了几秒钟，窺探对方的表示，又重新叹了一口气，在他仔細打量了对方的臉以后，半吞半吐地說：“得啦，不过日子会变好的，希望它这样……”

驟然間托馬士覺得一切都非常討厭：老头子这种模稜兩可的話語，这种捉迷藏的把戏，这种不肯定的叹息，这种惶恐的神色，这种屈服的痛苦表情。在他眼中看来，这不是他唯一遇到的老人。实际上，他沿途在火車、候車室和統艙里，也見到过这种人，他从战俘营里释放回国以后，到处都碰見这种情形：人們在訴苦，在苟且偷生，在等待那不可控制的强大命运来主宰一切。他生气了，由于刺激太多而变得神經過敏。

“我要找主任医生去，”他簡短而決定地說，不再准备談下去了。門房殷勤地、几乎恭順地給他指点去路。

外科部門的主任布尔曼医生是个五十靠边的人，身材高大而結实，精神健旺，說話和举止极其堅定。一眼看来，就知道他正是大多数病人所希望得到的医生，他懂得在周圍散布信任的气氛，在病人的心中喚起一种信賴医生能妙手回春的感觉。

“請坐。”他伸出一只掌背寬大而指头細长的手給客人握。“您来是为了自己的病嗎？是急診嗎？”不等托馬士开口，他就这样問。“本来私人診病時間是从十二点到两点，不过……”拉木慈打断他的話，解釋誤会，用簡短的話句，說明他本人十

年以前在这儿当过医生，现在是从俘虏营里回来，有意思——甚而也可以说是坚定的愿望吧——在这儿重新工作。他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的病，但情形是相当急迫的，因为他相信，非使出全部力量不可。

布尔曼默默地仔细打量了客人一会儿。“原来您是从俘虏营里回来。那是俄国的俘虏营吗？”——“不是，是英国的，”托馬士简短地回答。主任医生改变他的保留态度，开始向客人叙述医院里的困难情形，比如：病人如何拥挤，医药器材和换洗被单等如何缺乏，而且在谈话当中总是插入：“您可懂得”或者“您大约可以想象得到”这类词句。

托馬士倾听了一会儿，打断这位年长的同业的话，说：“困难吓不倒我。我期待着困难，而且准备跟它作斗争。”主任医生笑咪咪地眨了一下眼睛，差不多是用长辈的语气说道：“当然，当然——这是正确的态度！我不过是要告诉您别失望，至少是别过分地失望，因为困难总是免不了的。据您说来，您从前在这儿工作过。现在可不比从前了，同业先生！我们不光是要为药材和被单而斗争哩……”

布尔曼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的目光充满期望地停在对方身上。因为客人没有什么表示，也没有提出问题，于是主任医生忽然变了一副姿态，伸手给略带惊讶的托馬士握，说道：“总之，我高兴我们的合作，拉木慈同行。我们一定可以相互了解，而且还要联合起来，共同克服一切困难。”托馬士也表示同样的愿望，又打听他现在需得作些什么，因为他在几个星期以前才被释放回来，从他南方的家乡差不多是非法地越过边界来到这儿，身上没有带着入境证，他面对某些特殊的情形，自

然希望取得这种証件。

布尔曼有几秒钟惊得哑口无言，眼睛瞪着对方。接着他就显出莫名其妙的样儿，毫不掩饰地问：“怎么？我没有听错您说的话吧，同行先生？您是特地从南方来到这儿？完全是为了碰运气？请您别误会我，我并不要干涉您个人的事情，但是，为了帮您出主意，我得请您给我详细说明一下。您是不是——请您原谅——在西德闯了祸？”托馬士哈哈大笑，予以否认。“当然不是，”布尔曼立刻改变口气，同时自己也笑了。“不过尽管这样，或者说，也许正因为这样，我得对您说：您的情形在我看来，是非常复杂的，不错——我并不要泄您的气——甚而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望的。您真想象不到，崩溃以后的几年当中，人们在这儿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官僚主义制度。您居然不带入境証就来到这儿！真是一个活傻瓜！由此可以看出，您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形。当然，您又何必知道呢！我决不想夺去您那使人艳羡的勇气，同业先生，但是我得向您忠告。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——我从第一眼就瞧出来了。我并不责备这个，相反，我们需要理想主义者，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。但是这种性格在我们机关里毫无用处。首先，这儿有所谓中央卫生事业管理处。您大约还不认识那里的人吧，拉木慈同行？不，当然不认识。您大约是——再请您原谅我的公开问话——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党员吧？”托馬士不得不第二次大笑起来。“不，不，布尔曼大夫，这正好相反！”他躊躇了一下说。“十年以前，我由于政治的原因在这所医院里给逮捕了。”

主任医生的脸上露出矛盾的表情，他费了一些时间才把

他的思想重新整理就緒。接着他就如釋重負地大聲說道：“原來是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嗎？好極了！這點您早就應當告訴我！我才對呀，因為這大大引起有利於您的情況的轉變。您大約入黨了吧——我當然是指的其它黨派……？”——“不，我沒有參加任何黨派，”拉木慈差不多是斬釘截鐵地回答。

談話的情況使他感到不快，而主任醫生布尔曼這個人更是使他感到不快。他真想干脆站起一走了事。但是他既然存了這個念頭，要在这儿工作，重新開始工作，這就不能半途而廢。布尔曼大約覺察出客人的思想活動，這種情況同樣也使他本人感到不快，于是他試圖用一個手勢來揮去一切誤會，眼角和嘴邊露出親切的微笑，說：“得啦，什麼黨派不黨派——我們還是別管它吧，同行！歸根結蒂說來，我們是醫生，不是政治家。我們的任務是為健康服務——這已經就使我們有得干的了。我再引用一句古羅馬人的話來說：‘沒有人應作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啊（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）！’”

主任醫生帶着愉快的微笑靠着椅背，他高興這一下又把事情擺平了，把這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與他自己之間的問題納入了正確的軌道。

沒有人應作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——托馬士只好微微一笑。他這位將來的上司的形象逐漸清晰起來。可能會有艱苦的鬥爭，他並不存什麼幻想。但是他決定承擔這種鬥爭。他站起來說：“謝謝您，布尔曼大夫先生，只要我如願地克服了機關方面的困難，我就馬上給您消息。”

托馬士走出屋子來時，門房恭敬地招呼他，同時掩藏不住

好奇心望着他的背影，他几乎被灿烂的夏天的阳光弄晕眩了。阳光照射在磚墙上，把那些千疮百孔的战争痕迹美化，看去再也不觉得刺目了。他在轉向大門口去以前，靜靜地站了一会儿，听见一只画眉在栗树上唱歌。声音比形象越来越甚地动人，他不禁回忆起童年时代山坡上老屋后面园子里的画眉，又回忆起自己怎样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，通过有柵的牢房的窗口，偷听那歌唱的画眉。有一刹那間，他好象在照鏡子，瞧見了他的本性，他这人根本上爱好宁靜的生活甚于社会的斗争。几个星期以前，这种性格几乎引誘他留在黑森林一带山巒环抱的故乡小城中，重整已故的父亲的事业，成为一个安靜环境中受人尊敬的市民。但是宁靜对他毫无用处。他得投入社会的粉扰中去，不然的話，他的学生小組和地下工作的時間，他整个寻求、希望、期待的時間，以及他的有限而太少的行动時間，就統統等于白費了。

托馬士以坚定的步伐向大門口走去，这时他瞧見外科部門隔壁受了重大破坏的儿科医院中，有一組人——大約十来个——在忙碌地活动。他走上前去看看，他們究竟在干什么。光着上身或者只穿衬衫和褲子的男子，用尖鋤在挖那已經崩圯的牆壁，另一些人把磚块泥土一鏟一鏟地送上一辆生鏽而破烂的敞篷車，最后还有一个小組，差不多全是妇女，在清理磚头，把它們堆在路边。一眼就可以瞧出，这儿工作的人是不习惯干那活儿的。开土方的工人从不这样使用鋤，而专干这一行当的人也从不这样使用鏟。托馬士本身具有好些痛苦的經驗：从前，他当俘虏的时候，开头清理泥沼和筑路，也是这样慌張而笨拙的。他站在旁边悄悄地瞧着这一小組人，不

得不微微发笑，就象一个有經驗的老人在打量半成熟的人作练习。他甚而对于自己的优越經驗感到有点驕傲，这是他在很少欢乐的情况下辛苦得来的。后来他发现瓦砾場当中的柱头上釘有一块灰色的厚紙板。上面用大字写着：“我們重建我們的儿科医院。”他瞧了一眼那一小群辛勤劳动的人，然后又瞧了一眼上面写有豪言壯語的紙板。他把这片广大的瓦砾場跟这十来个男女比較一下——臉上頓時展开一种温暖的微笑。他老是站在旁边当局外人和旁观者，未免太不象話了。

他走攏去，脫去上衣，拿起一柄靠在牆边的鉄鏟，开始把石块和泥土一鏟又一鏟地送上停在旁边的貨車。离他身旁不远，一个年紀較大的男子和一个包着花头巾的年輕姑娘，用好奇的目光射了他一眼。但是沒有一个人問他。大伙儿繼續談話，繼續开玩笑，对同事提出一些意見，和气地嘲笑某人臉上沾的泥土或者笨拙的工作方式。

等到他們大伙儿把泥土裝滿了一辆載重汽車，松了一口气，一齐用手揩去額上的汗时，包头巾的年輕姑娘才带着佩服的語气說：“您干这种活儿大約不是第一次吧？”托馬士哈哈一笑，掩藏着他的得意神情，她居然把他当作一个內行。“是呀，不是第一次，”他接着回答。“您是医院里的人嗎？我还从沒有瞧見過您呀，”女郎又問。“我剛才来到这儿，”他簡短地回答。“在管理处嗎？”——“不是，我是医生。”女郎惊讶地瞧了他几秒钟，才又問道：“哪个部門？”他带着很自然的神气回答：“外科——布尔曼。”这个說明使包头巾的姑娘变得兴高采烈，她禁不住不把这件新聞轉告別人。“你們听，外科部門也有一位同事在这儿呀！”人群当中发出一陣惊讶的欢呼声和笑声。“真

的嗎，是不是主任自己來了？”有个人在大伙兒的笑聲中間。
“布爾曼？就是外科醫院的病人來，他也不會來。”包頭巾的女
郎帶着抱歉的笑容對托馬士說：“您要明白，布爾曼那個部門
從來沒有人來這兒一起工作過。自然，那兒也有一些好人，可
是他們的主任把界綫劃分得太清楚了。他說，我們跟兒科醫
院絲毫沒有關係，更不用說，他對於這種自願的業餘勞動壓根
兒就沒有時間。”當她用力把最後一鏟泥土送上汽車去時，又
補充一句：“您總之是一個例外！”

托馬士幾乎惋惜這清理工作很快就完了，儘管他已經覺
得他的肌肉有點痠痛。人們把工具收集在一塊兒，托馬士拿
起他的上衣，遲疑了一會兒，然後向大眾一般地點點頭，又特
別向那個包花頭巾的年輕姑娘點點頭，就走開了。現在他該
去拜訪安諾德，安諾德答應供給第一個住宿的地方。

經過長夜的旅行和挖土的工作，他覺得很累，但是相當幸
福。在他走向安諾德家去的途中，他決心干點第一天計劃當
中沒有安排進去的事情，譬如兒科醫院的業餘勞動就是一個
例子。他突然感到需要，再去看看城裏的一些地方，這些地方
在他的生活當中曾經起過一定的作用。至於什麼原因，他得
不出明確的答案。也許單純是為了重新熟悉這個熱鬧的大都
市吧，從前他幾乎被它吞噬下去了。

這兒不乏如下的一些地方……

差不多二十年以前，大學生托馬士·拉木慈第一次參加
遊行隊伍，穿過那條漫長而灰暗的街道，今天看來，幾乎是一
片瓦礫場了。幾年以後，他在那個廣場上——原來的形狀几
乎辨認不出來了——擠在人群當中，和千百人一樣，懷着不

可靠的希望，讀那布幕上使人兴奋的选举結果的数字，布幕橫在党部大楼的整个建筑前面。一年以后，他在这个市区中——但是情况多么不同了！——悄悄地走上走下，把傳单投入信箱的縫口里。而在那座巨大建筑物的紅磚墙后面——他可以从磚石上辨别出他生活史的整个时期——他被逮捕以后就給打得暈过去了，現在这座建筑物完全淪为廢墟，使他感到意外的滿意。还有这儿和那儿的好些地方……

突然托馬士对于过去的怀念厌倦了。要在現在扎下根基，大約怀念过去不是正当的办法吧。不过近二十年来的經歷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。通过这些經歷使他成了定型的人物。他不能而且也不想否认它們。它們是寶貴的經驗，是力量的源泉。不过它們不可以掩盖現在和未来。他怀着喜惧交織的心情，感到他和他这一代的人所要負起的整个責任，他們是介于昨天和明天之間的人，將要把这过渡时期的重担承担下来。

在半明半暗的走道里，托馬士沒有馬上認出一个清瘦的、看去年紀較大的男子就是安諾德。甚而等到这人愉快地叫道：“托馬士，老朋友！”热烈地給他握手，拍着他的肩头，拉他进房間去，他还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、惊喜交集的侷促。安諾德的妻子向他迎面走来，同他亲切地握手，他的侷促神情更加厉害。她是个中等姿色而年紀較大的女子，生着一对又柔和、又聪明的眼睛，从外表看来，就象是青年运动时期的徒步旅行者。

托馬士用目光扫射一下这間狹窄的房間，房里堆滿了东西，有：桌子，椅子，书架，衣櫥和兩張床，然后又瞧了安諾德一

眼，从前只瞧見安諾德穿着战俘制服或者黑麻布囚服，这时穿上肥大的、补过的便服，反而显得陌生。在他还感到拘束，来不及开口以前，安諾德发觉了这一点，便做了一个手势，指一指房間和他自己，同时脸上露出嘲弄的笑容，說：“是呀，亲爱的，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夏天一位国际法教授在柏林的住所！”

这两句話听来比朋友的面容更生疏了，托馬士很受刺激。他自然而然地打了一个制止的手势，說道：“我并没有期望在一所設備齐全的五間头公寓里碰着你呀，安諾德。”安諾德默默地瞧着他。安諾德太太向托馬士說声失陪，輕輕地离开屋子，去准备一份簡單的晚餐，当然一半也是因为她感到两个男子之間的緊張情形不好受。托馬士看出她的机警和她那种几乎是恭順的和气态度，反而有点为难。他覺得自己成了一个不速之客了。

安諾德也觉察出朋友的拘束情形，不过他这人不慣于用沉默来打破僵局。“不錯，你并没有期待一所五間头的公寓，但是呢？下文总有一个‘但是’，你不免有点失望，是不是？”他几乎是用不耐煩的、也是托馬士素来所敬畏的那种頑强的語气在說話。

“我还不能詳細表达我的意思，安諾德。也許这仅仅是一种錯誤的印象吧。我覺得你有点两样了，显得陌生，显得悲觀……你还記得几周以前，我們被釋放以后在小車站上分手的情形嗎？你当时說了一些話，我还記得你最后的几句：‘別忘了，托馬士，我們是先鋒队。一切都得看我們的态度来决定，我們回国以后纵然遇到什么失望的事，也不能泄气。’而你